



高級組 優秀文章

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李詠珊

題目：未來社區：我想保留的特質

黃昏的上水石湖墟，新豐路兩旁樓宇的陰影愈拉愈長，像時光試圖縫合這道港鐵軌跡劃開的傷口。我站在月台，看着對面月台候車的人潮，他們背後的玻璃大廈，將晚霞切割成金色的絲綢。但我的目光，卻總被那幾棟倔強嵌在新建築群中的舊唐樓吸引，它們的外牆水磨石已斑駁，露台上鏽蝕的鐵欄後，仍晾曬着隨風微揚的衣衫。這是我成長的石湖墟，在急速列車的轟鳴中，持續發出它微弱而固執的呼吸。

這呼吸，曾充盈在我童年的每道縫裂。那是街市收市後，潮濕石板上殘留的青菜與海水交雜的氣味，是符興街「陳記棋館」裏永不間斷的棋子叩擊木盤的清脆聲音，更是石湖墟熟食中心那永不消散的鑊氣——「向嫂粥檔」的粥滾燙，「強記」的乾炒牛河鑊鏟翻飛。母親總在周末牽着我的手穿行其中，她與每位攤主用混着圍頭話的粵語寒暄，那時我不懂，這些瑣碎的日常景象，構成的是一個社區中溫熱的臟腑與脈搏。

循着記憶，我來到石湖墟熟食中心。空氣中「強記」的鑊氣依舊熾烈，但掌鑊的已不再是強哥，是他戴着藍耳機的兒子。味道相似但節奏卻不同。我點了一碟乾炒牛河，坐在靠窗的位置。從這裏望出去，玻璃幕牆反射着刺眼的陽光。樓盤廣告牌上寫着「靜享繁華」。靜享？我咀嚼着這兩個字。窗外，因裝修引起的撞擊聲悶雷般傳來，震得桌上奶茶泛起如同我內心的波瀾。這片土地從未「靜」過，過去是街市清晨開市的喧騰，是午後收音機的粵曲與賽馬的直播，如今則是更宏大，更不容置疑的建設之聲。然而，哪一種喧器，才是屬於「家」的聲音？

我閉上眼睛，試圖從轟鳴中找出那些沒落的聲音。是「陳記茶館」棋子叩擊木盤，篤篤聲與電視聲混成獨有的拍子，老爺爺一邊下棋子一邊討論賽馬的談話聲。是石湖墟露天小販區收市時，木板車輪輾過石板是輾輾聲。是盂蘭勝會時，神功戲棚傳出的唱腔、混着街坊啪啪搖動的芭蕉扇聲。這些聲音曾編織成一張緊實的網，構成每一個日常。如今細看，網絲如髮，命懸一絲。棋館結業那日，黃伯將棋子一枚枚收進磨得發亮的布囊，對我說：「妹，我哋落嘅唔係棋，係時間。」那副棋的沉默，比推土機的巨響更令我心悸。



然而，正是這斷裂聲中，我觸摸到石湖墟最珍貴的韌力。這體現在那「聯合醫局」的簡樸的舊建築裏，八十年如一日的低廉診所費用。更體現在每一次變故後，茶餐廳裏自發的「夾錢」幫助受災夥計，或誰家老人走失時，整個社區立即動員尋找。這一浪漫的懷舊，而是一種紮根於市井中，為「舊」貼上有價值的標籤的行動。

我期望的石湖墟，不必成為凝固的博物館，但它應當允許那棟舊唐樓在風飄揚，讓露台上的衣衫，繼續在社區中的風中飄揚。我期望新的規劃裏，能有讓「陳記棋館」精神延續的公共客廳，讓「永香餅家」得以傳承。我期望那棟老榕樹的氣根，終能找到穿透水泥、重新觸摸泥土的縫隙。

某日清晨，我在已被圍板封起的石湖墟街市原址旁，發現一堵即將清拆的舊牆。牆上貼滿層層疊疊、早已過期的社區告示。在最低層某張「暴雨互助隊」聯繫名單下，竟看到一抹突兀卻頑強的綠，從磚縫中掙扎而出，葉片雖薄，脈絡卻清晰如掌紋。

大音希聲，生命之響迴盪心田。

註：得獎作品旨在記錄及分享參賽學生當下的處理內容及創作能力。大會以原稿完成評審工作後，在不損作品文意及行文風格的情況下，進行校對及修訂。大會已盡力確保所刊載的資料正確無誤，惟資料只供參考用途。